



李开先墓全景

章丘“二李” 明清“书痴”

□马永涛

“有好书之病”的李开先

绣源河畔山川蕴秀,土膏林郁,章丘先民世代依河而居,至今埠村境内三清观、长道观、望鲁门等殿阁楼台,所遗甚丰。明李开先(1502—1568年)、清李廷启(1789—1849年)两位藏书大家曾雅居于此,更使绣源河畔书香氤氲,古朴儒雅,沁润着章丘这个阅尽沧桑的千年古县。



李开先墓画像

1936年,山东著名学者王献唐与好友邢蓝田曾六赴埠村镇鹤庄村访书,邢蓝田在《鹤庄访书记》中写道:“鹤庄属章丘,距济南百二十里,居明水之南,盖形胜所在地。庄分东西,地相邻接。东鹤庄为明李太常开先故居……西鹤庄为清李京尹廷启故居,京尹号萼村字戟门,道光进士。”一地有两位以藏书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名人,不得不说是章丘乃至山东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。

明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27岁离乡做官,39岁罢官还乡,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常寺少卿在故乡

的山水间找到了精神的依托,濯足绣源,长啸西岭,藏书写曲,诗酒会友,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开先一生酷爱买书藏书,在做官之时,大部分薪俸用于购书,每当得知某地某家藏有某种善本时,总要费尽心机设法买来或者借抄。

李开先自谓“有好书之病”,罢官回归故里后,以文艺自娱,在章丘城周围筑起了五座藏书楼,因所藏的各种书籍超过万卷,还藏有天下许多秘本,因此将其命名为“藏书万卷楼”。李开先与另一位有名的藏书家焦竑都是当时

最有名的藏书家,有“北李南焦”之称。

李开先一生醉心戏曲,因此所藏书册以南北词曲话本最多,有“词山曲海”之誉。李开先对于多方搜求的图书除精心收藏外,还对藏书予以整理和勘校,仔细整理,治理研读,藏书签帙必精,予以鉴赏和注疏,并付梓刊行,以广为流传。

李开先丰富的藏书以及他对藏书尤其是词曲书的整理及勘刻,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,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

李廷启故居

雕版藏书翘楚李廷启

开先歿后221年,在邻村西鹤庄又出了一位大藏书家,这就是曾任清顺天府尹的李廷启,他44岁出任,为官足迹,清廉政声遍及广州、雷州、湖北、直隶等大半个中国,并时刻关心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,帮助吴连周定稿作序并出版了《绣水诗抄》。李廷启60岁时卒于任上,留下了“十年树木人何在,千里之官人未还”的人生遗憾。

李廷启一生好雕版藏书,亲家马国翰与其同好,同样的教书生涯、官场经历和藏书爱好,将两人联系在一起,开始了浩瀚的辑书和雕版印书工作。据《续修历城县志》载:“国翰家贫好学,自为秀才时,每见异书,手自抄录。及

官县令,廉俸所入,悉以购书,所积至五万七千余卷。”《章丘乡土志》载:“廷启著有《纫香草堂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十卷、《诗余》一卷、《四书文》四卷、《试体诗律赋》各二卷、《夏小正诗》一卷行世。”这些雕版耗费了李廷启、马国翰毕生的心血,其中大部分为马氏所辑散佚无传的版本。

李廷启去世后,书版归马国翰保管,但8年后马国翰撒手人寰,其继子想继承家产,其中当然包括这批书版,马国翰夫人却对女儿格外偏爱,暗地里将这批书版运往了李家,盖起了三间带夹壁的房子,将书版收藏起来。清同治九年,山东巡抚丁宝桢曾命人将这批雕版取出复刊,并找工匠

补刻了书版残缺者,但其复刊版本因数量较少,且多作为礼品送与达官贵人,现多散佚了。

1999年秋,阴雨连绵,藏版老屋渗水,为防雕版损坏,李廷启五世孙李应顺将雕版取出,于2000年5月全部捐献给国家。这批藏版共5966张,每版28厘米长,18厘米宽,2厘米厚,涉及经史子集等书籍558部,约450万字。百年翰墨香,书亡版犹存。鹤庄藏书的重见天日,不仅是辑书史上的一项空前成就,而且解决了学者们到处翻查大量古籍的繁难,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。这批雕版对研究清代山东的印刷技术、印刷史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,填补了中华文化史上的许多空白。

●绣江轶事

晚清章丘官场的一段佳话

□王繁荣

章丘有位进士叫李廷荣,清道光年间曾任直隶玉田知县;直隶玉田有位进士叫蒋庆第,清同治年间曾任章丘知县。二人年龄相差38岁,却在晚清官场上演绎了一段慧眼识才、知恩图报的佳话。

李廷荣,字戟门,号萼村,章丘埠村街道办事处西鹤庄人,生于乾隆五十年(1785年),道光九年(1829年)己丑科进士,先后任直隶新城、玉田、宛平知县,道光二十年授广州知府,翌年改任雷州知府,升湖北荆宜施道。道光二十四年调直隶霸昌道,又擢顺天府尹,以道员用。道光二十七年授直隶通永河道(今北京通州、永定河一带),二十九年卒于任。李廷荣为官廉洁勤勉,待人宽厚,勇于任事,颇有政绩,特别是他自奉极俭,日常饮食唯一碗小米饭而已,人称“小米李”。

蒋庆第,字秀萼,又字箸生,号杏坡。生于道光三年(1823年),歿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“历宰武城、潍县、汶上、博平、峄县、章丘,皆有政声。以军功赏戴花翎特用知府,改官内閣外中书”(《玉田县志》)载。

从以上文字中看出,李廷荣长蒋庆第38岁,李是如何有恩于蒋的呢?

《玉田县志》李廷荣传云:李廷荣廉政慈惠,治狱有蒲鞭示辱风。自奉极俭,恒饭糗,人称小米李。捐奉益书院膏火资,喜奖进士,类蒋大令,庆第其所识于总角时也……

又《玉田县志》蒋庆第传云:蒋庆第,字箸生……为文不蹈恒蹊。总角时受知于邑侯李,擢冠童生军。就是说蒋庆第还是少年时李廷荣就发现他是个人才。李廷荣于道光十七年(1837年)任玉田知县,彼时蒋庆第十四岁,是位品学兼优之生。生活要求极俭的李廷荣捐出养廉银作为县学的膏火资,用现在的话来说相当于“李廷荣奖学金”来奖赏和鼓励学习优异的学生,少年时期的蒋庆第就是其中受益者。二人是否见过面史料中无记载,但少年时期的蒋庆第却深深地记住了有恩于自己的这位“父母官”,所以蒋庆第任李廷荣故里章丘知县后,虽恩师已故,但仍“乃厚恤其家,以报几梓乡”。可见蒋庆第也是一位知恩图报、有情有义的性格中人。

蒋庆第任章丘知县是同治六年(1867年),此时李廷荣已辞世十八年,他又是怎样报答恩师及其后人呢?《玉田县志》中略有记载:“章丘为前令李君故里,抵任时李已口化,乃厚恤其家,以报几梓乡,义举皆慨然解囊”。实际上蒋庆第做的远不只这些,李廷荣墓前的石牌坊,就是蒋庆第做章丘知县时为恩师所立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还得从李廷荣的“六日京兆尹”说起。

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,李廷荣奉旨任顺天府尹,相当于现在北京市市长,然而令人不解的是,上任仅有6天,即“卸府尹事,仍记名以道员用”。对于这场突变,现存资料中无任何文字说明,民间有两种说法:一说是李廷荣没有行贿权臣打通关节,即未入“穆门”(权臣穆彰阿)送礼,也未进“琦门”(权臣琦善)行贿,被人参了一本,不予擢升;一说是李廷荣患有白癩风,顺天府尹居天子阙下,位职显要,面上白斑有碍外交。总之,李廷荣只做了六天的“京兆尹”,后改任直隶通永河道,修河去了,最后卒于任上,死后葬于家乡西鹤庄南门外。

蒋庆第任章丘知县后,亲赴恩师坟前祭拜,见其坟前荒草凄凄,颇有悲凉之感,又对恩师“六日京兆尹”一事持同情之心,便将李廷荣的生前功绩上报朝廷,恳请圣上在墓前建牌坊加以旌表。此时已到同治年间,权臣穆彰阿、琦善均已失势,朝廷恩准,于是章丘知县蒋庆第拟楹联一副刻于牌坊之上:十年树木人何在,千里之官客未归。横批曰:京兆尹。此时离李廷荣辞世已过去二十年了。



李廷启故居绣楼